

文学中的命运与文学的命运

——对2018年度俄罗斯文学的思考

孔霞蔚

内容提要 2018年度，俄罗斯文学延续了它在上一年度所呈现的趋势：非虚构创作渐弱；作家们在作品主题和写作手法上尝试创新，这一点在年轻作家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在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上，2018年度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状况，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期刊阅览室”网站的停止运营，这一状况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势必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俄罗斯年度文学研究 “期刊阅览室” 《跳远》 《彼得罗夫一家》
《记忆中的记忆》

一、喜忧参半的文学年份

2018年度，俄罗斯文坛的创作相对活跃。不少名家有新作问世，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也纷纷携作品亮相。这些作品中，可圈可点之作不在少数。

在当代俄罗斯重要作家中，维克多·佩列文（В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延续了其每年推出一部新作的节奏，于2018年出版小说《偷望夫子山》（*Тайные виды на гору Фудзи*）；叶甫盖尼·沃多拉兹金（Евгений Водолазкин）也推出了新作《布里斯班》（*Брисбен*）。不过，这两部作品并未获得读者和评论界太多的喝彩。备受关注者除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Ольга Славникова）的《跳远》（*Прыжка в длину*）外，主要有如下作家作品：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的（Владимир Сорокин）小说《马纳拉加》（*Манарага*），这是2018年2月颁发的诺斯奖（即“俄罗斯文学奖”的缩写）获奖作品。索罗金延续了他于2014年获得大书奖的小说《碲锭国》的风格，在这部新作中继续充当“未来世纪的预言家”。书中对二十一世纪末所谓的“新的中世纪”展开奇思妙想，进而讽刺了包括现实、未来、文学、物质等等在内的一切；德米特里·贝科夫（Дмитрий Быков）历时三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六月》（*Июнь*），写的是1941年卫

国战争爆发前夕，遭遇各不相同的三个普通人交错的命运。作家借这部作品清晰表达了他本人的历史观。有评论家认为，这是贝科夫“所写的一部最完美的艺术作品——深思熟虑、构思精湛、集故事性和诗意于一体，同时又格外轻松，富有戏剧性和惊人的深度”^①；古泽里·雅希娜（Гузель Яхина）在长篇小说《我的孩子们》（*Дети мои*）中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以一名德裔男子对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历史事件的冷眼旁观展开叙述；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延科（Александра Николаенко）的长篇小说《天堂邮递员费佳·布尔津》（*Небесный почтальон Федя Булкин*）以对话和辩论作为情节展开的主要方式，多种声音的交汇揭示出现实生活的真谛；克谢尼亚·布克莎（Ксения Букша）的长篇小说《从内部开启》（*Открывается внутрь*）将小说、诗歌、戏剧三种体裁相结合，开启了一曲反映人类共同生活的大合唱。

与上述知名作家相比，一些名气稍逊甚至初出茅庐的中青年作家的表现毫不逊色。他们在2018年度的各项文学大奖评选中与名家竞技，战绩不俗。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玛利亚·斯捷潘诺娃（Мария Степанова）及其作品《记忆中的记忆》（*Память памяти*）、奥列格·萨利尼科夫（Олег Сальников）及其小说《患流感并围绕在其周围的彼得罗夫一家》（*Петровы в grippe и вокруг него*）。此外广受好评者还有：奥列格·叶尔马科夫（Олег Ермаков）的长篇新作《彩虹与帚石楠》（*Радуга и Вереск*），小说讲述了发生在十七、二十一世纪的两段爱情故事。富有传奇色彩的俄罗斯北部城市斯摩棱斯克成为连接这两段爱情、俄罗斯与西方、过去与当下的关键节点。两段相互纠缠的爱情故事不仅照亮了俄罗斯的整个大历史，也使当代俄罗斯的若干焦点问题得以清晰呈现；亚历山大·阿尔汉格尔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的长篇小说《监察处》（*Бюро проверки*）既有侦探小说般的情节，又是1980年代俄罗斯青年的成长故事，还是描绘苏联历史上特殊的“停滞时期”的画卷，而书中涉及的事件和现象正是造成当今俄罗斯社会种种矛盾冲突的最初诱因；身为记者兼作家的安娜·斯塔罗比涅茨（Анна Старобинец）创作的第一部自传体纪实长篇小说《看看他》（*Посмотри на него*），反映的是长久以来存在于俄罗斯的一个普遍且不堪的社会问题——堕胎。究竟应该直接杀死尚在母腹的婴儿，还是应当足月产下这个注定一死的小不点儿，成了主人公面临的痛苦而又恐怖的抉择；马利亚·拉贝奇（Мария Лабыч）的中篇小说《狗东西》（*Сука*）是一部从女性视角出发、以年轻女兵为主人公的反战小说，富有想象力，心理描写深刻。小说触及当下最敏感的政治话题之

^① Н. В. Осокина, “Почитаем!? Итог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премиального сезона 2018 года”, <http://nbmariel.ru/content/pochitaem-itogi-literaturnogo-premialnogo-sezona-2018-goda>

一——俄乌武装冲突。摒弃民族和地域仇恨，维护人类及人性的尊严，是作者的创作主旨；来自德国的俄语作家德米特里·彼得罗夫斯基（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ский）的长篇小说《亲爱的，我在家》（*Дорогой, я дома*），借一位明显与时代脱节的德国优雅男士对一名俄罗斯妓女病态般占有的故事，表达了作家对欧洲文明之过去、现在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展望；伊利亚·柯切尔金（Илья Кочергин）的小说《装配点》（*Точка сборки*）是一部探讨当代背景下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作家将自然主题与成长主题相结合，不断切换叙述视角，深入展示了文明世界和自然界的互动以及外省青少年的成长经历。

上述2018年优秀俄语作品中以反思过去为主题的小说仍然不少，但与前几年相比，纯粹非虚构作品几乎不见了踪迹，非虚构成分在一部小说中所占比重也明显减小。这一倾向在2017年便已初现端倪，而当年的另一个倾向——作家们尝试在主题和创作方法上有所突破——在2018年则变得更为显著：严峻的社会问题，当前政治热点，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与死、善与恶等问题，都进入了作家们的创作视野，多种文学体裁相结合、多视角、多重声音展开叙述，成为作家们青睐的创作方式。前些年非虚构及历史小说一枝独秀的局面已成过去，俄语文坛呈现了斑斓多彩的局面。

但是，2018年度文学创作外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给俄罗斯文坛蒙上了一层阴影。俄罗斯文学曾经的辉煌从1990年代之后便每况愈下，文学期刊订阅量锐减，文学奖项的建立与取消完全由资本说了算。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种令人沮丧的状况并未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2018年，著名文学杂志《十月》在推出当年第八期后，便悄无声息地停止出刊；俄罗斯最具声望的文学奖项——俄语布克奖，在资助者撤资后连续两年未找到新的赞助商而不得不缺席2018年的评奖活动。2018年9月底，“期刊阅览室”（Журнальный зал）网页的停止更新，成了震惊文坛的年度事件之一。

“期刊阅览室”于1996年开始上线运营，其资源包括约四十种、共三千八百二十二期文学政论类刊物，涵盖了纸质刊物的电子版、电子杂志和境内的俄语杂志。在俄罗斯颇负盛名的大型文学期刊《旗》《星》《十月》《新世界》《各民族友谊》《外国文学》《阿里翁》《伏尔加》《乌拉尔》《涅瓦》《新文学评论》等杂志近二十年的新旧刊均可供读者免费阅读和下载。此外，网站上还收集有若干文学奖项及海量俄语作家的详细资料与作品。充足的资料与便利的索取、阅读方式，使“期刊阅览室”成为当代俄语文学最大的档案库，堪称网络图书馆。2018年，这家拥有二十二年历史、在俄罗斯社会文化及文学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网站宣布关停，其原因是老东家“俄罗斯杂志”因股东调整而不再继续提供网络平台。尽管资金问题并未被公开摆上台面，但问题的本质归根结底还是“缺钱”。对于“期刊阅览室”的停更，俄罗斯文

学界哀鸿一片。作家、评论家们以“对当代文学的沉重打击”“一场人文灾难”“文明的灾难”的言词评价此次事件。“期刊阅览室”的关停使得那些靠微薄订数勉强维持现状的大型文学杂志面临巨大冲击。“这个团体一旦失去了这项资源也就走到了末路。”评论家纳塔利娅·伊万诺娃就此发表的这一看法并不夸张。众所周知，众多大型文学杂志的存在及其重要性，是俄罗斯特有的文学现象。自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起，它就是俄罗斯最前沿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优选之地。即便在今天，俄罗斯很多作家的作品也仍然先在杂志上发表，后经出版社成书出品。进入2000年后，大型杂志发行量的大幅萎缩成为不争的事实。2010年之后，受制于萎靡不振的经济状况，政府和社会基金对文学刊物的扶持力度明显减小，这对多数本来就难以为继的杂志造成了近乎致命的打击。以著名杂志《星火》为例，1994年的发行量为五万册，2006年跌至四千六百册，而到2018年则只有不足千册。再如《伏尔加》杂志，2016年的发行量竟然只有令人乍舌的一百余册！尽管如此艰难，大部分杂志仍然坚持出版，这方面“期刊阅览室”功不可没。据统计，“期刊阅览室”的月平均访问量为十一万五千至十二万人次，年访问量将近一百五十万。二十余年间，它成为当代俄语文学进程的记录者，失去“期刊阅览室”这个重要网络平台的俄罗斯文学未来将会怎样，不免令人忧心忡忡！

二、作为年度文学事件的几部作品

2018年的秋天对斯拉夫尼科娃来说是收获的季节，其长篇小说《跳远》在这一年大放异彩，获得了雅斯纳亚·波良纳奖之当代俄罗斯小说奖，成为该年度认可度最高的文学事件之一。

一直以来，斯拉夫尼科娃偏爱书写具有神秘色彩的人或事，并借此来体现自己对世界、对生活、生命及人性的具有哲学色彩的思考。其早年小说《镜中人》（*Один в зеркале*）的主人公就是一位具有不可思议才能的数学家，而在另一部小说《脑残》（*Легкая голова*）中，主人公虽普通，遭遇的却是玄奥难解的怪异事件。在新作《跳远》中，主人公又是一位具有神奇天赋的“落入凡间的精灵”。斯拉夫尼科娃从不讳言自己的写作偏好。在写作《镜中人》时，她发现，“有才能的人总是将普通人看得格外神秘，就像人们也常常会那样看他们那样”。而在写作《跳远》的过程中，女作家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认为对于有才能却遭遇厄运的人来说，才能是“导致其载体成为厄运袭击的靶标。命运发起攻击的时刻，正是才能彻底展露其独特力量之时”。

《跳远》的主人公维杰尔尼科夫是一位潜力无限的青少年田径运动员，他的非凡

天赋——短时间空中飘移——使他具有成为未来跳远冠军的实力。就在他备战大赛之际，悲剧发生了。六岁的邻家小孩热涅奇卡在玩耍时险些丧生汽车车轮下，是维杰尔尼科夫凭借惊世一跃救出了小孩，而他自己却因此被截肢，其命运也被彻底改变。此后十五年间，热涅奇卡逐渐长大，成了恶贯满盈的“小混蛋”。“小混蛋”热涅奇卡与“好人”维杰尔尼科夫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前者成了后者挥之不去的噩梦……

善与恶的界限和区分在这部小说中看似明显，实则模糊。作家塑造的全部人物中没有一个是完美的：维杰尔尼科夫虽然以截肢为代价救下了热涅奇卡，但他当时那一跳的初衷并非救人，而是地面标志线在他内心引发的实现破纪录一跳的冲动；他与女佣兼法律意义上的妻子之所以成为热涅奇卡的监护人，也实非他的意愿，而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维杰尔尼科夫的母亲在儿子致残后为他提供充足的物质生活，却无法克服内心对其沦为平凡人和残疾人的抗拒；将维杰尔尼科夫拉出精神泥淖的网络红人、电视主持人基拉虽然乐观向上、充满热情，却举止粗俗、头脑简单。

作为小说中恶的代表，热涅奇卡是个复杂的形象。他出生于一个不幸的家庭，这导致了他内心的胆怯和孤独，与此同时也造就了他对周围环境极强的适应能力、异乎寻常的主动性和坚韧的生命力。他不断遭遇险境但总能化险为夷，而他的幸运总要以别人的巨大牺牲为代价。他给别人造成的不幸和牺牲越大，他在作恶的路上就走得越是坚定。这种心安理得源自他的处世哲学，他认为自己的存在具有独特价值，而他之所以总能从险境中全身而退，原因就在于此。在小说中，热涅奇卡被刻画为出生于1990年代、成长于2010年代的当代新人，靠伤害、掠夺、欺骗获得名利，全无同情心和责任感。这个曾经不可救药的赌徒，现在则是现实生活的“成功人士”。他的实用主义和成长经历被指隐喻了俄罗斯“多灾多难的九十年代人”^①和“消费时代、后文明时代和骗子大行其道时代的新人”^②。

在斯拉夫尼科娃笔下，“命运”是隐形的主人公，它屡次将冷箭射向循规蹈矩、心地善良的利他主义者，而那些急功近利、不择手段者却每每受到命运的垂青。作恶者未必受到惩罚，而施善者所行的善事也未必不会转化为恶或成为恶的推手。善与恶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把控命运？斯拉夫尼科娃没有给出答案。

萨利尼科夫的长篇小说《患流感并围绕在其周围的彼得罗夫一家》（以下简称为

① Светлана Павлова, “Культурн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Судьб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проекта “Журнальный зал”, <https://www.svoboda.org/a/29519090.html>

② Анастасия Скорондаева, “Ольга Славникова: ‘Интернет не делает имен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https://rg.ru/2017/08/21/olga-slavnikova-premij-dlia-molodyh-avtor>

《彼得罗夫一家》)是一部不易解读的奇书,被评论界认为是这一年最令人意外的作品。在推出这部小说之前,萨利尼科夫作为诗人在俄罗斯文坛小有名气。小说的杂志版、网络版发表后,读者和评论家反响强烈,甚至进入了2017年大书奖短名单,作家也因此名声大噪。随后小说的图书版问世,获得2018年度民族畅销书奖。

小说故事发生在圣诞节前夕,二十七岁的彼得罗夫发现自己得了流感。乘坐电车下班时,他在车上遇到了一系列怪人怪事。下车后,他又邂逅了久违的老熟人伊戈尔,后者带他坐上一辆灵车,两人一起去看望朋友,一起喝酒,酒醒后彼得罗夫发现自己又躺在了灵车上,而那两位朋友在车外接受警察质询。彼得罗夫趁机溜走。回家后,他发现前妻彼得罗娃和儿子小彼得罗夫也都患上流感,于是,三人一起在家中对抗流感,并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圣诞晚会……

小说以第三人称展开叙述,关于大彼得罗夫和彼得罗娃的章节交替出现,其间夹杂着各式各样的插叙。这样的结构,使小说难以形成完整的故事线索,但其叙事空间却变得格外广阔。小说人物繁多,都普普通通,但皆有故事、有秘密,且性格中有着疯狂的一面。大彼得罗夫的朋友谢尔盖是一位毫无名气的作家,他的“神逻辑”是:自己这样的小作家只有在死后才能成为名成家。于是他决定自杀,并请大彼得罗夫帮忙。大彼得罗夫答应他的请求,扣动了谢尔盖手中指向其太阳穴的手枪扳机……大彼得罗夫就此背上了“命案”。他的前妻彼得罗娃也“不甘落后”。彼得罗娃患有狂躁症,每每见到鲜血便血脉偾张,迸发杀人碎尸的冲动。她之所以与大彼得罗夫离婚,就是担心自己失控伤害到丈夫。就在故事发生当天,她看到儿子小彼得罗夫的手被割破而差点将他掐晕,之后,她冲出家门,寻找早已看中的猎物——一个家暴男。幸亏她半路流鼻血,这才清醒过来。除了几个怀揣秘密的人物,小说还描写了一些怪异离奇之事,比如开篇部分灵车的突然出现、大彼得罗夫莫名其妙地从喝酒聚会地点位移到灵车前座……对于这些事,作家直到小说最后两章才给出了三种大相径庭的说法。另外,大彼得罗夫、他的朋友伊戈尔、来自魔法世界的雪姑娘,这三人的瓜葛和几次偶遇也充满了神秘色彩。

如果说《彼得罗夫一家》是一本神奇的魔法书,那么作者萨利尼科夫就是一位高明的魔法师,他不停地从自己的魔法口袋中变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魔幻故事,令观者欲罢不能。然而,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真正的魔法。小说中所有的玄幻,似乎不过是得流感的大彼得罗夫发高烧时的谵妄。朋友谢尔盖并不真实存在,他是大彼得罗夫本人内心深处的一个自我。大彼得罗夫酷爱阅读,渴望成为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那样的大作家,但事实上他只是一名擅长画漫画的汽车修理工,成为大作家的愿望永远不可能实现。他在幻觉中配合谢尔盖完成的自杀行为,其实是他扼杀了自己心中那个成为

大作家的美丽梦想之隐喻。彼得罗娃也只是存在于彼得罗夫漫画中的人物。她的鞑靼族身份、内向性格、对阅读的热爱、对平静安宁和离群索居的渴求，无一不是大彼得罗夫所具有的特点。她在大彼得罗夫幻象中所呈现的躁症患者、渴望杀人碎尸者的形象，是大彼得罗夫借以发泄对平凡、压抑生活之不满的重要出口。

萨利尼科夫借《彼得罗夫一家》塑造了一个过于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毫无特点的芸芸众生并不存在，每个人都是难以捉摸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每个人的生命和日常生活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迹。真实的生活不过如此。正如评论家弗·托尔斯托夫（Владислав Толстов）对这部小说的评论：这是“平凡日常生活中的疯狂故事。……所有这些患流感期间的奇特经历、幻象、假想、疯狂行为，仿佛都发生在小说中，但我们明白，所有这些写的都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生活”^①。

对于“患流感及围绕在其周围的彼得罗夫一家”这个颇为古怪的作品名，萨利尼科夫的解读是：流感“是对任何一个家庭所经历的不愉快事件之隐喻。请注意：小说中的这家人共同经历了这件事，不论他们从前多么不和睦，也不管他们曾经怎样相互逃避，最终他们还是聚在了一个屋檐下，齐心协力，全心全意地相互关爱。也就是说，可以预见：他们往后一定能够一起经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任何事情”^②。

《记忆中的记忆》是2018年度俄罗斯文学评奖季的压轴奖项——大书奖的获奖作品。作者玛利亚·斯捷潘诺娃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和随笔作家。她将这部小说定义为“浪漫曲”（романс），用抒情的叙事笔调尝试讲述自己家族的历史和表达对记忆之功用的怀疑。今天，各种以记忆为主要叙事方式的作品（包括纪实性小说、历史类小说、人物传记等）在整个文坛大行其道，而这部小说颇有反其道而行的勇气，用艺术化的方式对既定思考模式进行反拨，非常难能可贵。从2017年底问世至今，小说已被翻译成十五种文字出版。

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即作家本人）整理一位已故亲人的旧物，这成为她探寻自己家族历史这种独特时空之旅的起点。主人公搜集整理那些带有明显时代痕迹的信件、明信片、照片及其他老物件，走访他们在欧亚大陆上所生活过的不同地域，试图以此拼凑出家族前辈在过去近一百五十年间的生活经历，并得到他们真实的心理画像。最终她不得不承认，想要原原本本地还原过去并将其绘制成一幅完整、清晰的画卷是不可能的，因为记忆未必可靠，靠记忆拼凑出的也未必就是真相……

① Сергей Сиротин, “«Прыжок в длину»: своеобразная книга о людях с ограниченными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и”, <https://knigaza.com/catalog/194016/review>

② Ольга Бугославская, “Библия: Pro et Contra”, <http://litteratura.org/criticism/2609-olga-bugoslavskaya-bibliya-pro-et-contra.html>

小说中的先辈们都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他们在二十世纪的洪流中默默无闻，被历史和生活的浪潮席卷甚至吞噬。作家想要了解他们，因为她越来越发觉自己和他们，甚至和任何时代的普罗众生都是一样的，所以了解他们，就是了解自己、了解“我们”。先辈们的声音和形象随着作家叙述的进一步展开而变得具有辨识度、更加独立起来。但问题是，书信、照片、明信片以及各种古旧之物，作为保留记忆的手段，所能呈现的只是人物或事件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记忆永远无法为全面复现历史和人物原貌提供充分条件。况且，记忆的未来出路只有两条：或被遗忘，或被利用。对于讲究实用的人类来说，派不上用场的记忆自然应当被抛弃、抹去，而需要保留下来的记忆，必定是那些可以用作“呈堂证物”、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部分。在斯捷潘诺娃笔下，对家族历史的追踪自然而然地演变为了对记忆问题的思索。

为了探明记忆的真相，女作家在小说中穿插了几篇精彩的随笔。作为这些随笔的主人公，俄罗斯诗人曼德尔什塔姆、美国摄影大师弗兰瑟斯卡·伍德曼、德裔犹太艺术家夏洛特·萨洛蒙等等，他们有着类似的经历，即在人类文化史上创造了不容置疑的精神财富，却一度几乎被遗忘，直到有一天，机会来临，他们被从记忆的坟墓中挖掘出来，捧到天上……在这种情形下，在记忆面前，死亡完全失去了作为恐怖者的权势，变成了弱者、败将，任由记忆摆布。

叙述者、她的那些默默无闻的亲眷以及伟大的艺术家们，三者构成了小说的人物群像。他们与作者一起探讨和回答了“记忆究竟是怎样的？”这样一个严肃而深刻的问题。在小说末尾，女作家表现出了自己的决断：停止挖掘家族历史，不再折磨自己、折磨读者。或许，这正是对历史、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与近年来盛行的“留住记忆”写作相对立，斯捷潘诺娃在《记忆中的记忆》中发出了“饶过记忆”的呼声。对历史、对过去的过度挖掘，或许会伤害到未来——斯捷潘诺娃的判断并非耸人听闻。

上述三部2018年度影响力最大的作品，《跳远》以其传统的、具有深度的哲学思考，《彼得罗夫一家》以其创作手法上的复杂多变，《记忆中的记忆》以其主题上的推陈出新，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进程的组成部分。在阅读和思考2018年度俄罗斯文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俄罗斯文学正在走出“过去”，积极寻求和尝试主题与创作方法上的不断突破，并且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越来越坚实的脚步。期待俄罗斯文学越来越好，不仅创作本身如此，创作环境亦要如此！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玲